

我们的节日·清明

忆母亲

□郝宗秀

勤劳善良一生的母亲走了,90高龄的岁数也不算太大;母亲走了,检查不出任何实质性器官毛病,机体衰竭走了;母亲走了,在她一生祈福平安的那个日子安详地走了。我多么想像往常那样喊一声“娘”,可再也不会听到娘回应。母亲,她真的走了。

儿时,娘亲对我呵护有加。我出生时,娘身子弱,没有奶水,家里也困难,没啥吃的,我喝了一个月的红糖水熬过来的。由于营养没跟上,我三天两头生病,还患上气管炎,一遇天凉就咳嗽。每遇天气变化,母亲就及时给我添加衣服,还总在锅两边贴两个玉米饼,单独留着让我吃,不让两个哥哥吃。有一天晚上,我发烧气喘得厉害,母亲赶紧抱起我,摸着夜路敲开村卫生所的门,打了两针,才稍微止住点儿。后来,母亲用槐花炒鸡蛋,自己做梨膏糖让我吃,治好了我的气管炎。娘,您真是我的保护神!

读书时,我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,可家里比较拮据。传统思想的父亲觉得女孩子读书没啥用,极力让我退学。母亲急了,与父亲辩理。班主任听说了,来家里做父亲的思想工作。本家教书的一位堂哥也来劝:“孩子学习好,别耽搁了以后留遗憾。”父亲终于同意让我继续上学。母亲跑东借债,凑来了8元钱给我交了学费。我带着母亲沉甸甸的希望发奋苦读,考上了安阳市第二师范学校。当时,全乡考上二师的学生只有4名,而女生仅有我一个。母亲不认识一个字,可就是这没文化的娘给了我如今幸福生活。娘,我得感激您啊!

成年了,娘还对我的生活无限牵挂。有一天夜里,我与几个同事留在单位加班,忽然听见楼下的大铁门“咣当”一阵响,有人在下面喊我。开了门,爱人对我说,老人见不到闺女回家,不睡觉,说路上黑、不安全,硬逼着他来接。凭他如何解释有路灯、有同事做伴,可拗不过娘不见闺女不睡觉。无奈,爱人只好过来。领导听了,让我赶紧回家,免得老人牵挂一夜无眠。回到家,母亲还坐在沙发上等,看到我到家才去休息。第二天到了单位,一位女同事对我说:“宗秀,你真幸福!”“此话怎讲?”我不解地问。她说:“你都成家了,老娘还心疼得不行,有娘多好!”说着,她眼里蓄满了泪水。这时,我才明白,她母亲早逝,羡慕我有娘疼。就在此时,我才深深地感到:有娘在,我真是幸福的人,娘永远是那个对你牵肠挂肚的人!

母亲,是那个无怨无悔、无条件、全身心疼爱子女的娘,是包容孩子一切的慈母。母亲的养育之恩终生难忘。娘!孩儿永远怀念您!愿您在天堂安好!

那棵石榴树
那树石榴花

□王章庆

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,各种花映入眼帘,而我情有独钟的还是老家庭院里那棵石榴树,那满树的石榴花。

听父亲说,庭院里的石榴树已有百年。石榴树下,承载了我人生太多太多的记忆。石榴花开红似火,让人醉,让人悟,让人痛,让人恋。

父亲酷爱书法,在我们当地小有名气。至今难忘父亲在石榴树下教我写毛笔字的情景。当时并不是用墨汁练习写字,而是用老家很独特的一种泥土——胶泥,与水搅拌均匀成汁状,然后让我用毛笔蘸着胶泥水,在石榴树下的土地上、门前的台阶上、墙壁上反复地练习。由于我年纪小且贪玩,写的时间长了难免枯燥,于是经常趁父亲不在身边的一刹那,蹑手蹑脚地溜之大吉。满树的石榴花为我的淘气羞红了脸颊,交头接耳议论着我将接受怎样的惩罚。

石榴花开之后,小小的石榴已具雏形,经过一个夏天便会“修成正果”。夏季是我最喜欢的季节,原因是这个季节我可以和小伙伴在池塘里尽情地游泳嬉戏。读小学的时候,每到夏天,我们都会很快地吃完午饭,相约奔赴村东头的一个小池塘。将书包往岸边一甩,三下五除二地脱个精光,一个猛子便扎进了水里,尽情地展示各自的水上功夫。父亲得知后,对我狠狠地批评了一番,并采用了一个他认为可以防止我再去游泳的好方法:他让我坐在石榴树下的小凳子上,挽起我的衣袖和裤腿,拿起毛笔在我手腕、脚腕轻轻地画上一圈。每天下午放学后例行检查,若发现墨色变浅了,我迎来的将是一顿严厉的批评教育。其他小伙伴的家长也纷纷效仿。虽然有约束,但我们经不住玩水的诱惑。为了防备检查,趁父亲不在家的时候,我偷偷地取走一些墨汁,带走一支毛笔,将其放在学校里。每当在池塘里游过泳、下午放学回家之前,我们几个小伙伴就会互相为对方沿着手腕、脚腕上原来的墨痕小心翼翼地再画一圈,这自然瞒过了大人们。满树的小石榴鼓着光滑的小肚子,纷纷撅起小嘴巴,似乎在为我又一次逃过“一劫”抿嘴偷笑。

成家后,每每在石榴花开的季节回家看望父母,和父母同坐在石榴树下的小桌旁,一边吃着父母特意为我们留的吃食,一边听着父亲一如既往的叮嘱:“好好工作,开车注意安全,注意锻炼身体,操好孩子的心,不用担心我们……”此时,满树的石榴花静默无语,专注地倾听着一对父子间的对话,时而羡慕,时而忧伤。

在我的心里,石榴树犹如一位长辈,呵护着我一天天长大;石榴树犹如一位玩伴,给我带来无限美好的时光;石榴树犹如一位挚友,让我一生不再孤寂;石榴树犹如一位导师,为我指明人生的航向。

清明遐思

□司自铎

一场微雨悄然而至。飘洒的雨丝绿了早发的树叶,柔了涇水岸边风中的垂柳,催发了蛰伏一冬的小草。小鸟们不惧带着寒意的雨丝,叽叽喳喳,欢呼雀跃地争筑香巢,为即将诞生的孩子安一个新家。涇水岸,陌野上,春花芬芳,各色雨伞下是笑意盈盈的面孔。吹面不寒杨柳风。杨柳堆烟,秧苗返青,这场微雨让春天更富诗意了。

又是一年清明,这雨也是清明雨了。默默地站在办公室门前,捧一杯香茗,望着雨中匆匆行走的人们,凝视大院东墙下的竹林,思绪纷飞。

穿越时空的隧道,我仿佛看到了一群衣衫不整、落魄不羁的王公大臣,为了逃避迫害,离开争权夺利的宫殿,驾车远行。太阳落山的时候,他们人困马乏、饥肠辘辘,在一处荒无人烟的地方歇息。这群人的首领就是后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的重耳(晋文公),还有他的忠臣介子推。介子推割肉做汤,让重耳充饥。后来,当重耳论功行赏时,却不见了介子推。彼时,不慕名利的介子推早已与母隐居绵山。为了逼迫介子推出来,晋文公放火烧山。然而,三天之后,晋文公等到的却是老柳下介子推与其母烧焦的尸体,还有树洞里写有“割肉奉君尽丹心,但愿主公常清明”的书书。清明是属于介子推的,可惜,那个清明没有鸟语花香,没有杨柳依依,只有哭泣的绵山。介子推割肉给重耳充饥,是愚忠,但也包含着无私奉献的精神。愚忠是必须抛弃的,但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。做人,应该常怀一颗奉献之心。

时光隧道漫长幽深,那是连天的炮火吗?那是硝烟弥漫的岁月吗?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我们民族受欺侮的历史,也是我们的先人勇敢抗争的历史啊!鸦片战争的炮火、圆明园冲天的黑烟、八国联军的

残暴、日寇的铁蹄和蹂躏、朝鲜战争的烽火……并没有让中国人屈服,优秀的中华儿女为了挽救民族危亡,为了民族的解放和复兴,为了心中的理想,将鲜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历史长河中。林则徐、秋瑾、张自忠、赵一曼、刘胡兰、向警予、杨开慧、方志敏、杨靖宇、毛岸英、黄继光等数不胜数的英雄用生命书写的历史,浩气长存,感天动地。拉回我的思绪,饮一口香茗,再看纷纷雨丝,那是我的泪水吗?这泪水为无数英烈而流,也为繁衍和赓续了我们生命的祖先而流。雨中,燕子呢喃,松柏常青,片片落红诉衷肠。清明,是慎终追远的;清明,是必须致敬英烈的。

清明,是属于今春为挽救人们生命而献身的英雄的。今春,新冠病毒像无数条毒蛇一样,从江城武汉向祖国的四面八方爬行。瘟疫蔓延,吞噬着一个个鲜活的生命。很快,一支支医疗队会聚江城,白衣战士奔向荆楚大地,与这场世纪大瘟疫厮杀、搏斗……我们与新冠肺炎打了一场人民战争、一场阻击战。

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武汉、湖北是主战场,全国各地是次战场;广大医护人员在一线冲锋陷阵、英勇作战,我们每一个人在家严防死守,切断病毒传播途径,宅家做贡献。如今,我们已取得抗击疫情的阶段性胜利。清明节就要到了,我在心里向在这场战争中牺牲的李文亮、刘智明、朱和平、徐辉、梁武东、夏思思、黄文军等医生致敬,向抗击疫情以身殉职的警察、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们致敬,他们是新时代最可爱的人。这个清明属于他们,属于支撑起中华民族脊梁的忠魂们。

雨,还在下。我知道,绵绵细雨是对他们最长情的告白和疼痛的呐喊。放下茶杯,不打雨伞,走进雨中。合拢十指,接一捧春雨;扬起脸来,让春雨润湿我的眸子。

前方的路,让我们负重前行。



春光里 (马克勒 摄)

父亲的大学梦

□李静敏

整天忙于工作,每每想起慈父,心中隐隐疼痛。很想父亲入梦,却仿佛稀疏。涇河两岸杨柳泛青,蓦然回首,父亲遽然逝世已9年整。回忆起父亲,尤其是他追寻大学梦的执着精神深深影响了我。

1965年,父亲从林县四中初中毕业,1969年1月17日,他被推荐任姚村完小民办教师,一个月工资8元人民币,27个工分,大约是公办教师的1/3左右。当时在学校,民办教师大多是7元,挣8元的只有父亲和姚村的杨金文两位民办教师。

1981年,父亲赶上了可以通过上大学成为公办教师的机会。他是初中毕业,上有老母亲,下有两个孩子,困难可想而知。那年我12岁,妹妹8岁,家里只能靠母亲一个人干农活。

父亲特别想上大学。他买了几本参考书,没日没夜地复习。父亲的同事,后来成为我高中老师的桑爱生老师讲:“当时报名的考生大部分都是高中毕业,实力很强。考学之前的复习是异常艰难的,非常人所能忍受。”

成绩出来后,父亲总成绩全县第三名。由于只录取3个人,他担心专业课成绩不是前三名而落榜,经常感叹运气不佳,在地上反复用煤渣写“没福气”三个字。1981年9月,当他接到考入安阳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的通知书时,不禁喜极而泣。

当时我们家的房子刚翻盖,父亲的工资也只剩下每月8元的民办教师补助,生活拮据。30多岁的母亲像男人一样劳动,还在家里喂养了一头猪和十几只鸡。家里没有壮劳力,我不到14岁就用独轮小推车往地里送粪。

当时我家有辆自行车,父亲想省钱,试过从家里骑车到学校一次,后因太远只能作罢。那时从林县站到安阳站火车要8毛钱车票,学生票4毛钱。公共汽车虽能直达,却需要1.2元钱。为了送父亲上学,我和父亲

春悟

□韩克顺

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。若无闲事挂心头,便是人间好时节。”每每信步涇水之畔,春光泛现,景色迷眼,难抑思绪飞满天……唯愿生亦无忧,死亦无怨,幸运每一天。

人生多变幻,风雨常相伴。昨日闹疫情,万家焦虑,街市冷落,一片哀怨。万众驱赶,一晃入四月,华夏又是艳阳天。然境外未卜,全球沦陷,病毒再乱,闹翻天!纵古论今,万事不尽如人意,得失一念间,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”。

芸芸众生,气象万千。尘世间,终不得已,多少人逃不脱在功名利禄中游戏翻滚;多少人躲不过市俚里的追逐攀攀;又有多少人挡不住世俗的喧嚣云烟,忍受着无奈的疲惫不堪。

没有永恒的美轮美奂,没有永远的亘古不变,四季转换,每年总有一个春天向您露出笑脸。带着一份淡淡的清欢,穿越时空连线,让些许豁达滋润焦渴的心田。人生的境界,总有无数沉淀释然,向往那份安逸、平静、温暖。尘事纷繁,内心修篱种菊,身处尘世中,魂在云水间。

把自己化作春山中的一汪清泉和水中的那朵睡莲,纤尘不染。静静地不被打扰,悄悄地活在自然间。人生的素笺,歌也这般,诗也这般;生命的尘缘,来也欣然,去也坦然。

快乐与幸福,其实只是心情的状态,一种自我诠释的境界和感悟,更是大是大非之后的释然,千磨万击之后的超然,看破红尘之后的淡然,明晓得失之后的坦然。人们总在奢望自己在功名成就之后,一定会得到快乐幸福;在与子携手之时,一定会得到真情爱恋;在儿孙满堂之后,一定会得到成功圆满……

其实,往往不是某个结果,而是一种开始的方式,一种追寻的过程,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体验。只要过好每一天,实现自我分分钟秒的精彩就是落点;当下拥有的,适合自我状态的就是幸福自然。

生命本是一场漂泊的旅程,何起何落天注定。我们总是喜欢追忆圆满,喜欢回顾,喜欢眷恋。对于曾经的快乐驿站,只能剪辑,不能永远;对于曾经的是非过客,只能感激,不能苛求。

人之所以会心累,就是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。生活中总会有一些值得回忆的心情往事,更有一些必须面对的难舍难分。勇于放弃是一种大气,敢于坚持何尝不是一种果敢?坚持还是放弃,显现着每个人的睿智,“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,去留无意望天外云卷云舒”。

面对诸多诱惑,有多少人能把握好自己,又有多少人不会因此而迷失自己?生在富贵里想去体会穷人的满足,生在贫困中却不知道富人的烦恼。我们经常做梦,却总是难以醒来;经常幻想,却总是难以实现;经常抱怨,却总是不去努力;经常策划,却总是不能付诸实践。

我们总有太多的无奈和遗憾:夕阳短暂,岁月流转,容颜易逝,潮起潮落,终不得已。生活的痕迹给了我们很多的感悟与启迪,放下就有快乐,满足才是幸福,无欲自然刚强!发上等愿,结中等缘,享下等福,择高处立,就平处坐,向宽处行。如是,则心安也!

有春的日子里,倘若真的累了,你不妨在弥漫着花香的夜晚,沏一杯清茶,放一曲淡淡的音乐,将自己融化在袅袅的春香和悠扬的音乐中,回味那份曾经的温情和感动;或静静地躺在湿润的草坪上,向着太阳,闲散地吹吹和风,晒去满身的疲惫,拂去昨日的阴影,风干眼角的泪水……

卸下包袱,轻松走一程;忘掉痛苦,快乐地笑一笑。在这仲春的明媚里,让我们剪一缕春风、撷一片春色、掬一捧雨水给自己,释放所有的情怀与浪漫,开启崭新的每一天……

清明节祭祖

□李广吉

今年清明前夕,父亲又一次走入我的梦中:父子二人娓娓而谈,我谈我工作生活的酸甜苦辣,他鼓励我要战胜暂时的困难,积极乐观面对人生。正当我们谈兴正浓时,一觉醒来,方知是南柯一梦。

父亲出生于20世纪30年代。10岁那年,我的爷爷就因病去世,父亲是兄弟姐妹三人中的老大,小小年纪,生活的重担就压在了父亲身上。他给地主当长工、到安阳挑煤、去山西逃荒,结婚后,父亲更是撑起了全家重担。

1980年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前,父亲长期担任生产队长。由于父亲公正无私、带头实干,赢得了乡亲们极大的信赖,被乡亲们亲切地称为“铁队长”。队里粮食生产连年丰收,蝉联几个生产小队第一名,而他自己也多次获得县乡村“劳动模范”称号。然而每每派活时,他却让母亲、姐姐、哥哥干最重的活,挣最少的工分。谁家有了困难,他宁肯自己省吃俭用也要全力给予帮助。每当母亲埋怨时,他常常说:“咱是队长,咱不带头谁带头,咱不吃亏谁吃亏。”如今父亲去世20多年了,每次我回到家乡,父老乡亲总是念叨父亲的好,让我时时感动。

1994年8月,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横水镇政府工作。每次回家,父亲总是鼓励我努力工作,不负组织,不负家庭,不负自己多年的努力。1998年7月,镇党委推荐党员发展对象时我落选,当时很沮丧,他鼓励我要继续努力工作以待来年。第二年我如愿入党,他非常高兴,再次鼓励我努力工作、追求上进,切忌自满浮躁。每年春节,我和妻儿回家过年就是他最高兴的日子。每当我离开家,他总要送至路口,直到公共汽车远离还不肯离去。1999年冬季,父亲因高血压、心脏病多病交织,永远离开了人世。临别之际,他仍然牵挂着我的工作,牵挂着我刚刚3岁的儿子。

时光荏苒,弹指一挥间,父亲与我已经分别20多年了,而他的谆谆教导、音容笑貌,一举一动犹在眼前。父亲不惧挫折的坚强毅力、乐于助人的美好品德、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永远留在我心中,激励我永远不忘初心,不畏挫折,踏踏实实走好人生之路。